



創作中的張憲平

焦點人物 FOCUS

## 逆勢開創竹藝產業新局的工藝家

張憲平

Break New Grounds in the Bamboo Craft Industry - Chang Hsien-ping

文／賴佩君 Lai Pei-chun · 圖／賴佩君·碧竹平舍工坊 Chang Hsien Ping Bamboo Crafts Studio

「國家工藝成就獎」表彰對工藝上有特殊貢獻者，第11屆由技藝、研發和教學都有傑出表現的竹籐工藝張憲平獲得。在此之前，1990年他已獲頒教育部頒發的第6屆民族藝術薪傳獎，1992-94年連續三年獲文建會「民族工藝獎」肯定，2016年亦榮獲文化部文化資產局「重要傳統藝術暨文化資產保存技術保存者」授證「竹籐編」保存者。

獲得此「大滿貫」獎項的張憲平，本人健談而殷實，活力十足，但說起技藝和作品，那是一絲不苟。進入張憲平的客廳，滿牆的玻璃櫃子放滿了作品，有些是自己的，但更多是他從各地搜集來的各種漂亮容器。

### 引入機器、逆勢而行的竹藝生涯

他的竹藝生涯伊始，是個奇特的



張憲平工作室一景

契機，1970年前後，臺灣開始有大量的塑膠日常用品，取代了傳統的器物，藺草、竹編、籐編等手藝走入了沒落期，但竟然有人逆勢而行，此時才投入手工藝行業。張憲平，出身於藺草世家，眼見藺草工業經營困難，想增加一些不同的產品，來維持工廠營運。此時父親的一位日本朋友，經營美術燈產業，託請張憲平在臺灣找一家能做精緻竹藝品的工廠，找了幾家，都覺得不符合標準，於是張憲平便決意自己接下，對方也因與父親的交情和信任，答應給予張憲平兩年的時間和研發費用。

雖然有著強力的後援，但張憲平的竹編技藝是零，不只是技藝，連取材、劈剝都是陌生的，他沒有拜師學藝，一切決定靠自己摸索。「當時我

第一次接觸，什麼竹子都不認得，不過臺灣只要到比較鄉下的地方，就可以看到竹子，田畦邊就有，只要看到，我就砍回來研究。」砍回來的竹子怎麼辦呢？首先把長長的竹竿分段，依一定的尺寸切開，6尺、8尺、10尺等，方便帶回；帶回之後，張憲平比對書上知識，除油去汙，水煮開了之後，加一些氫氧化鈉或碳酸氫鈉，將竹表面的油脂去掉。

自己摸索加上比對書上知識，張憲平漸漸知道竹子的類型，桂竹、孟宗竹、刺竹等，也知道散生竹和叢生竹的區別，一根根獨立生長的是散生竹，紋理精緻，而且很有彈性，叢生竹則群聚而生，肌理較鬆散，製成的作品容易發霉。

了解竹子的基本知識後，便要研究如何製作，如何提升手作產品的精緻程度來符合日本市場的要求？加上竹藝產業已在走下坡，此時貿然投入是否能成功經營？張憲平對此提出的解答是：引入機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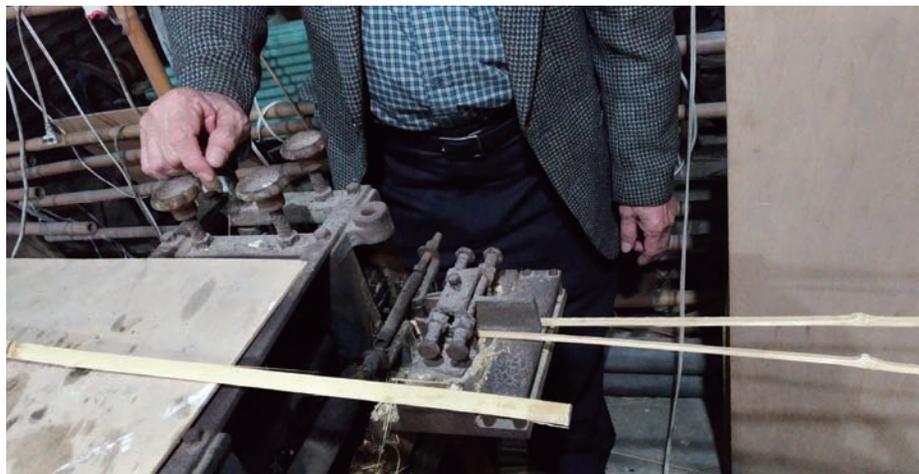
他一開始先照著書上的知識，買了些機器，竹藝木藝用的都買回來試，雖然十臺機器裡，大約會有三至四臺是沒辦法用的。最後，他發現了當時用來劈香腳用的機器，香腳，就是拜香之基底，當時已有機器可以劈分和劈薄香腳，但它劈出來很不精準，厚薄寬窄不整齊。張憲平以這個機器為基礎開始研究。因為竹子有頭尾厚薄不一樣、節會隆起的特性，需要非常有耐心地測試及調整，終於成了張憲平的得力助手。讓機器來做劈剝的工作，省下不少人力，在產業凋零之際，不需要雇用擅長劈剝的老師傅，機器劈出來的竹片更細薄，尺寸也更整齊，做出來的產品自然提升精緻度。

就是憑著這些機器，張憲平得以在竹藝凋零的時候逆向而起。這些機器目前還在張憲平的工作室中，他非常興奮地示範了竹子的劈剝過程，從去節、劈分、再劈分一半，再一半，再劈薄，1公分變0.5公分，再變0.25公分。看著竹片越來越細薄，變成竹編器上常見的粗細，才了解編竹之前，有那麼隱藏不見的功夫。

開頭的第一年，張憲平用來摸索竹子和劈剝的機器，第二年，他訓練員工，兩年後第一批貨順利出產。優秀的產品曝光後不久，就有另一家日本商社來找張憲平了，「他很厲害，當時我還沒有設立工廠，他就找到我的地址，竟然是從製作出貨紙箱的工廠打聽



張憲平示範劈薄竹子的機器



劈分竹子的機器，可將竹子橫切成二條。



竹子劈薄成更薄的三片後，分別從不同的出口滑出。

到的。」張憲平說起這段故事，難掩喜悅，那是研發成功，產品終於在市場上發光的一刻。

不過張憲平並沒有接下第二個商社，或是其他更多商社的訂單，除了因為當時產量和員工生產熟練度都不確定之外，第一家合作商社與張憲平深厚的關係，也是重要原因。每回日本商社欲開發新產品，都會給張憲平研發的費用和樣品等，平時也常介紹一些日本的竹藝工序、編作知識、新款機械型錄等給張憲平。

### 傳統技藝、高級藝品

另一個張憲平開發的產品路線是籐編。在開始做竹編器五、六年後，張憲平透過草屯臺灣省手工業研究所（今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）接到日本茶道用花器的洽詢。因為竹子比較硬，不適合圈繞，也無法緻密編織，只有用籐才辦得到。張憲平的手藝高明，100個花器，他可以做到沒有1個是不良品，讓日本人驚嘆的良率，但張憲平只淡淡地說，「我想這麼高價的東西，要做到不讓人砍價。」

和燈具一樣，花器走高級工藝路線，兩種產品都銷日本，大部分的時候是由日本提供設計，但後來亦有幾次由張憲平提出設計，和商社大量討論修改後上市。自始至終，張憲平的竹藝燈具產品與籐編花器，只各與一家商社合作，彼此信任，不簽契約，就這樣過了30年。

雖然有著竹和籐的新產品，張憲平沒有放棄原本的藺草事業，用設計能力加值產品，手提袋又漂亮又實用。長達三十多年的生產經驗，張憲平非常了解

藺草。三角藺有大甲草及鹹草兩種；大甲草產於苑裡、大甲一帶，鹹草產於岡山、學甲一帶。晚近看到的是圓藺，又叫做燈心草，是一種比較細的材料，拿來織作成疊表蓆，觸感相當細膩滑順。

人員凋零是張憲平竹及籐工藝事業結束的重要原因，工廠一開始經營時的員工，約莫三十到四十歲，有快五十位，做了30年，人漸漸變少到只剩個位數，且都是六十至七十歲的老師傅了。藺草事業雖然尚能維持，但也沒有多久，因為臺灣漸漸已經沒有人種藺草了。張憲平原本想從越南進口藺草，但草的精細度差很多，沒辦法編，只好也收掉不做了。其後，張憲平過著純藝術創作和教學的生活。

### 重現自然煙燻的古老風味

張憲平的竹編和籐編，風格略有不同，籐編作品多採浮雕式，優美而有個人特色，竹編作品則取了竹子較硬、線條較粗的特性，應用多種竹編技法，紋路豐富，適度留下鏤空，疏密有致。〈竹林〉直接以竹表現竹，筆直的豎線就像竹林，細細竹葉縱橫，露出一點一點天光。〈春湖〉更是技法的極致，短短彎曲的圓弧線是在主結構編織完成後再交錯上去的，它們是水草，無止盡地糾結著，表現春天湖中植物茂盛生長的景色。

張憲平的籐編創作風格，很大一部分是取材於臺灣原住民的器物。大約1980年代，他應南庄鄉公所的邀約，教授竹籐編技法，在那裡他看見了稱為「單旋螺捲編法」的傳統籐編技術和器物，世界上約四分之三的民族存在這種編法，它非常簡單，不用什麼特別的工具，只要尖鑽和刀子什麼造形都做得出



竹林 2000 29×29×28cm 竹編



春湖 1997 32×32×21cm 竹編

來；它的基本編法為，先做出底部，再畫線般一圈一圈地堆積起來，讓器形擴大及增高。單旋螺捲編法的缺點，是非常耗工費時，目前已罕見這種籐編方法。不過由於它能做出各種造形，依舊深得張憲平的喜愛，同時緻密的籐編線條，可以做出厚實如浮雕一樣的效果，是竹子所無法企及。

除了編法，張憲平更注意到原住民器物的一個特色。「原住民的傳統住屋是一間式的，器物就直接放在爐灶的上方，用蒸氣和熱度來燻，半年一年下來，顏色會變很深，而且越保存越好，蟲也不會來蛀。」為了重現那久燻的色澤，張憲平摸索了四、五年，買了一些器物來做研究，決定捨棄染色，選擇上漆，天然漆的顏色很淡，要上很多層才會變深，比起染色，能做出更光亮的表面；至於編織紋內部積塵的效果，是於最後一道漆未乾之際撒上灰粉，然後快速擦掉表面的灰粉使之重現光亮，與編織紋深處的灰粉效果相映，如同歷史久遠的器物。

### 著迷大自然，取材動植物入作品

他參考其他類型的器物造形，應用在作品中，包括非竹籐編的作品，例如陶瓷瓶罐，也不只現代作品，而是古今都參考，主題更是取材生活，非常廣闊。其中張憲平最感興趣的主題是大自然。張憲平拿出玻璃櫃裡的一隻籐編後背包，上面編著一隻很大的蜥蜴，「這不是我的作品，我對動物造形的興趣，主要從東南亞，菲律賓、印尼、蘇門答臘的作品來的，他們常用蜥蜴來當圖騰，也會編蜥蜴或是刻蜥蜴在器物上。」張憲平以此為參考，做了〈覬覦〉，仿陶罐造形的容器上，爬了一隻生動、體型碩大的蜥蜴，立體感十足。

張憲平喜歡大自然，但他生活中常出現的動物並不只是蜥蜴，而是青蛙、螃蟹、金魚以及香蕉葉等，基本上各式各樣的動植物都能被取材在他的作品中，有的是因應民間流傳的吉祥話，例如賜福、迎春、金玉滿堂，也有一些動物具有獨特的意義。作品〈風雨歸來〉



籐編作品上漆後灑上灰粉，再擦亮部分表面後的效果，就像沾了灰塵的古器物。



覬覦 1995 27×27×32cm 籐編



風雨歸來 1999 34×34×21cm 籐編



潮·蟹 2002 43×43×6.5cm 籐編



使用六角孔編法的裝置作品

中的青蛙，日語讀起來與「歸來」同音，將對正在當兵兒子的思念之情融入作品。環境之美也是重要的創作題材，〈潮蟹〉雖然以海邊的螃蟹為主角，但平扁寬闊的器形重現海灘的平緩感，器緣的流轉線條更是取材自一道一道的浪花。

### 由技入藝，悠遊創作

如此用心創作的張憲平，以費工的籐編作品為例，在專心的狀態下，一件約做二到三個月，加上設計，可能長達四個月，「做這麼久，作品又都只有一件，都捨不得賣啦。」他笑著說。不過他也提到，其實他前30年受傳統束縛深，完成作品的時候都沒有歡欣感，一邊做手上的，一邊想改進方法，完成了就急著想做第二件，對前一件作品，就會處在「沒那麼滿意」的心情。近年，他跳脫傳統，只採用基本的工法去編作，例如竹藝作品〈浮雲〉，只用六角孔編法，編成幾個大片裝置，再依場地組裝，同時也可以帶著學生一起做，每次組裝都有不同的效果，這令他感到興奮，終於有對作品滿意的心情了。🌿